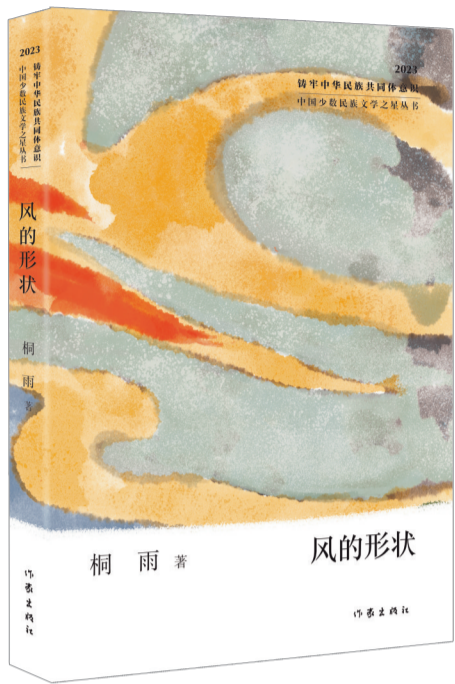


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”专栏

评论

一株细枝末节都充满了生命力的边疆之树

□杨克



《风的形状》，桐雨著，作家出版社，2023年11月

桐雨是一位少数民族女诗人，生活在广西边地。兼具侬僮族、女性、居住在边远地区三重“身份”的她，在刘三姐的故乡出生，这片大地孕育了其生命的诗意。近20年里，她生活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“人类文明活化石”的白裤瑶地区，她和她的写作犹如一面文化镜子，折射出中国社会变迁的缩影。

在她的诗歌中，历史与现实交织，佯僮、瑶、壮等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、生活习俗与民族风情得到了生动描绘。同时，她以笔为旗，歌颂党领导下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脱贫攻坚战，并赞美由此带来的巨变，讴歌时代的楷模，记录下这个时代的历史烙印。她的诗歌体现了各族人民团结向上的精神风貌，体现了少数民族的文化自信和尊严，更为我们揭示了少数民族和边地居民的生活经验，让汉族和其他民族，特别是城市的读者，更好地理解少数民族地区的“山乡巨变”。

以人类文化学的视角看，桐雨的写作同样有其价值。她珍视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，弘扬了多元文化，呈现出了浓郁的民族特性。她揭示了少数民族和边地居民在社会变迁中的主体性，赋予了他们声音。在书写中国的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等重大社会变迁的过程中，她记录了这些变迁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深远影响，展现了个体生活经验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交织。

评论

他是古老诗歌的孩子

□雷平阳

上个星期，我一直在临沧市的山中奔波。行至阿佤山，在沧源县的班洪、翁丁、班公等地，对着森林、悬崖和迷雾发呆时，我都想到了张伟锋——他出生和成长的永德县，在这些森林、悬崖和迷雾的后面，他是类似森林、悬崖和迷雾的孩子，同时还是森林、悬崖和迷雾之下寨子中的火的孩子、木鼓的孩子、歌声的孩子。他的黑脸、小个子、谜一样的方言，可以对应突然出现在我身边的每一个阿佤人。坐在翁丁寨低声诵读创世史诗《司岗里》的那个白发老人对面，中间隔着柴烟缭绕的火塘，我还是能从老人明亮的瞳孔中看见一个样子与张伟锋无异诗人，正由内向外走出。

他是古老诗歌的孩子。

我阅读张伟锋的诗歌已经有一些年头了，在我的观念中，他是一个安静但又怀着火焰的诗人，佤族的歌诗血统决定了他的诗歌古老的抒情气质，而他现代汉语诗歌的虔诚又将他的诗歌引向了冥想与宽阔——在语言、思想、审美等诸多领域，他都将自己的身份确定为一个突围者，试图站在阿佤山看清整个世界的真实面貌，也试图让自己出自阿佤山的吟唱能感动整个世界。出生于加勒比海地区的诗人德里克·沃尔科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类似的话：“在我之前没有什么传统，但我在创造传统。”布罗茨基也认为，因为德里克·沃尔科特的存在，加勒比海的圣卢西亚岛（诗人的故乡）就是世界铺开的地方，而不是所谓的世界文明的外围。张伟锋的写作路径与此比较接近，尽管他的地理属性、诗歌认识及其所接受的教育与德里克·沃尔科特截然不同。当然，最大的差异在于德里克·沃尔科特否认传统的存在，而张伟锋尊重并沿袭传统。

阿佤山不仅不是文明之外的飞地，而且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，它有着自己辨识度很高的族群与文脉的双重源头，那神圣、天然、自成体系的佤山文化传统，在董秀英、袁智中、伊蒙红木、聂勒等佤族前辈写作者的文字中犹如闪闪发光的高远星空，令人神往，在张伟锋的众多诗歌中亦能看见其“布满董松树和天坑的一座座山巅”，涌动在大地上之力量感，是如此隐秘、壮阔。尤其是当他以突围者的身份出现在文字中间，将佤山文明与汉语乃至世界文明融汇在具体的书写物象之上，古老的事物因此激变，获得了新鲜的生命力，他的诗歌，特别是他的语言顿时具有了一种“苏醒”与“震荡”的异质。

《空山寂》这部诗集，是张伟锋离开佤山之后，在昆明工作期间写下的新作结晶而成。生活环境的变化带来了写作中的日常性变异，也遽然激活了他诗人身份中的返乡情结，以及其他有着“突围者”身份背景的诗人诗作中少见的自省与自觉，语言愈发简洁，思想力与想象力更为沉雄。阿佤山在诗歌中若隐若现，一如乡愁在夏天的烈日之下漫漶和燃烧。这本诗集的出版，是佤族文学的重大收获，也是云南文学“异质之美”的一种体现。

（作者系云南省作协副主席）

创作谈

我写作的根脉在佤山

□张伟锋（佤族）

我出生在佤山，生长在佤山，然后往外走，步履不停，直到越走越远，外界的声响越来越喧嚣，时常会干扰我的判断和心性，我才猛然地发现，我内心的牵挂越来越重、越来越重。而它们，都无一例外地指向我的故乡——佤山。直到这个时候，我才深刻地意识到：佤山，始终是我写作的根脉。这一点，回溯我的文学创作历程，可以被白纸黑字清晰地证实。

我喜欢在佤山游走，那种得意和自在，让人如醉如痴，所以，只要得空，我就会朝广袤的空山走去。有一天，大约是在一个夕阳只剩下余晖的时辰，长途跋涉的我回到了久违的佤山。我看见山之谷有淡淡的雾气飘动，山之巅有金黄的太阳覆盖翠绿的林木，迎面而来的微风落在满是风霜的脸上，每一个从身边路过的人都闪烁着和善的笑容。那时那景那情，让我深刻地意识到，我的心在佤山，我的文学世界由此来画同心圆。

我常会和一些不写诗的年轻朋友谈论我的诗歌，也会和他们谈论我的人生。有时是只言片语，上句不接下句的漫谈；有时是前后连贯的完整呈现。重复次数多了之后，我时常发出这样的感叹：之于他们而言，我就像是一个穿越时空而来的人。即便他们从年龄上并不比我小几岁，但我的这些经历无论是从故事的内容，还是从时代的背景来看，着着实实是异于他们存在的时间和空间。这些像梦境一样的经历的故事片段、瞬间感悟、人生经验、哲学思考等，我从未对写作的友人，特别是写小说的朋友们讲起，有一些被我移植、组装、幻化到了我的诗歌之中，很显然，诗集《空山寂》里就有不少这样的痕迹，但它不是网状的面，而是佤山背景统领之下的密集散射。

“空山寂寂，何以养心/空山寂寂，何以存神”，诗集《空山寂》以佤山为中心，向外推开和铺陈“我

的世界”。于我而言，这部诗集有它的特殊意义。从2003年写下第一行诗至今，转眼已是20年。在这些时间里，我经历了很多人生的重大事件，既是主动向前，也是被动成长，它们的交互作用，使我成为了今天的我，写出了今天的诗。为了这部诗集，我付出了很多的时间、精力和情感，每一次翻开它，都是在艰难地面对自己。这种面对，是被完成的我与肉身的我之间的对话、博弈、抗争，我既会被某次会面中伤，也会因某次交锋而得到境界的飞升。

我喜欢王国维的《人间词话》，对他的境界之说深以为然，所以，在写作诗歌这件事上，我很少倚身技术、技巧的探寻与雕琢，却却在生命情感、人生境界的获得与提高。我以为，胸有空山是一种澄明，心能寂静是一种境界，所以，把这部诗集命名为《空山寂》。诗集分为“寂然录”“慰藉书”“孤影集”“空山赋”四卷，主要以佤山为宏大背景，关注山川草木、自然万物，聚焦人的精神世界图谱，对人类世界的焦虑与冲突、表象与内在进行整体的观察和广泛的思考。我觉得，这部诗集比我之前所写的要沉、要稳、要重，应该是一部多年之后自己仍会回味的作品。

诗集《空山寂》更多的是处理个体与世界的关系，这仅仅是因为觉得自己尚不具备处理整体与世界的关系。不过，好在以小切口、微视角进入诗歌，或许能更好地获得生命的气息和质地。整体由个体构成，无数的个体叠加、累积，会最大限度地靠近整体，或许这就间接地完成了整体与世界的关系处理，间接地使整体完成了气血的注入和贯通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诗集《空山寂》也处理了整体与世界的关系，既有内敛性，也有向外行走的延展性。

我喜欢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，他讲述故事的方式、使用的语调，我都比较喜欢，甚至隐隐觉得，他笔下的拉丁美洲和佤山存在着某种相似的地

创作谈

每一首诗的形成，是个体与外界碰撞之后所产生的一种情绪，继而形成的倾诉。写诗是很个人的事，但绝不是孤独的事。花开烂漫是诗，落叶萧萧也是诗。诗歌可以连接你我，连接世间万物，风雨雷电、飞禽走兽、花草树木……皆可为我诗。

《风的形状》这首诗是2019年秋天在鲁迅文学院写的。是时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，全国各地的作家代表相聚北京，在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进行为期4个月的培训学习。学习期间，多民族作家一家亲，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研讨及文娱活动，度过了一段轻松的美好时光。

秋天是北京最美的季节。我住在鲁院大楼的侧面，窗户朝西，每天抬头，就能看到窗外不停变换的景色。树叶渐黄、变红、掉落，掉光叶子的树枝光秃秃地在寒风中伫立。进入冬季，雪下了一场又一场，即使深夜12点多，也不影响同学们跑到楼下赏雪。从未见过下雪的海南同学笑称，在鲁院，把一生中的雪都看完了。当春风吹拂，树上又一点一点地冒出绿芽。柳条在水池边随风舞动，冰冻的水面慢慢融化，睡莲与锦鲤浮出水面，流浪猫在水池边望着水中的鱼儿摩拳擦掌。每天下午，大片的阳光透过窗棂，印在房间的地板上，顺着时间慢慢挪移，让安静的房间多了一份生机盎然。夕阳落下，窗外的物象慢慢地模糊，变成夜的影子，万家灯火次第点燃……都为我的创作注了源源不断的灵感。

某天夜里，风呼啦啦地吹，光秃秃的树枝摇曳晃晃，像无数的手指梳理着风的长发，令我灵光乍现。我想，风是有形状的，万物皆在风中，风随物赋形，它可以是树，可以是房子……它是自由的，是变幻无穷的，而诗也是，于是我写下了《风的形状》。

我一直坚信，好的诗歌是自然而然长出来的，就像大地上的那些草木，在适合的环境下，有适合的光照、气候便能发芽、开花、结果。诗歌，以心灵为土壤，心怀悲悯，向上向善，辅以细微的洞察，用心体悟人间的悲欢，诗句就会像植物一样顺其自然地破土而出。比如在日常生活中，被某一个场景震住，刹那间找到一种最好的表达，写下最纯粹的句子。那些自然涌现的纯粹句子，是最迷人的诗句。

当然，每一个作品的形成，都与作者的生活、经历、心境息息相关。我曾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去地坛，融入匆忙的人流独自欣赏路上落叶的惊艳。我在地坛的银杏大道感受满树金黄的高光时刻，在静穆的墙角闭目倾听风的低语，在长长的暗红色围墙边抚摸琉璃瓦上久远的尘埃，在一丛茂盛的芭芒草间感受某种苍凉的苍凉……我把自己从现实中剥离，进入到另一种场景，去感受不同时期的风与物象，去思考不同时期的人与事，让心灵接受洗礼，把触碰到的思绪与感受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。

这部诗集，有一气呵成的书写，也有反复修改的艰难。诗作题材涉猎广泛，是我长期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以及游历各地“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”所获的思想感悟与艺术呈现。诗集分为“飞越的藤壶”“隐形的粮食”“守密的树洞”“春天的声音”四个小辑，相对独立而又互为关联，其中以自然界的鸟、动物、植物为意象的诗歌占有不少篇幅。这些诗里，写人时会联系到自然界的风雨或草木，写风雨或草木时会联系到现实中的人。这种虚与实的艺术转换，旨在表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，人与人之间达成和解的美好愿景。

诗集《风的形状》，以风的自由意象为切入点，以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底色，关注自然万物，聚焦底层人们，描绘对自然万物的敬畏、向往，书写佤僮、壮、瑶、苗等民族的历史文化、生活习俗与民族风情，讴歌党和人民，讴歌时代楷模，记录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变迁，记录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带给少数民族地区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体现各族人民团结向上的精神，具有浓郁的民族特性。



《空山寂》，张伟锋著，作家出版社，2023年11月

方。马尔克斯曾说，他的《枯枝败叶》的核心人物是孤独的，《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》的人物是孤独的，《恶时辰》里的那个镇长是孤独的，而他的《百年孤独》和《族长的秋天》所聚焦的主题也是孤独。孤独，使马尔克斯感觉到长久和永恒。在诗集《空山寂》中，我亦选择和触碰了孤独、孤寂这个主题，并作了横向和纵向的开拓与捶打。在我的观念和认知里，这种孤独、孤寂只是存在，它不关乎积极和消极，它是看清世界真相的一个途径，也是突围者突出重围的修炼场。

我的心，在佤山；我的世界，从佤山向外铺开。我时常在落日时分，面对线条起伏的佤山，由远及近，看见的满是树木，由近及远，看见的满是空山。在佤山的滋养下，我听见心的声音，我的心变得沉静。空山寂寂，我不悲不喜。感谢佤山、感谢诗歌，是它们给了我光，让我遇见一切美好的事情，拥有了不同质地的生命情感，让我一点一点地获得参悟人生的智慧。

诗是万物，自由生长

□桐雨（侬僮族）